

## 湘西会战:胜利的曙光从雪峰山升起

湘西,巍巍群山,绵亘起伏。80年前,中国军民凭借雪峰山的有利地形,在此成功阻击侵华日军进犯,打赢了正面战场的“最后一战”——湘西会战,也称“雪峰山会战”。

“县城老百姓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,街上满是庆祝的人群。”在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,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内,每当讲到牺牲惨烈的湘西会战结束两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讲解员宋美姣总会激动不已。

时光倒回至抗日战争期间。当时,芷江是军事重镇,拥有盟军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。中美空军借此对侵华日军控制的铁路、公路以及水路运输线等进行空袭,破坏其兵力调度和后勤补给。

1945年4月至6月,已是强弩之末的侵华日军集结兵力,在湘西地区发动了一场以攻占芷江、打开大西南通道进而威逼重庆为目的的大规模进攻。中日双方在雪峰山展开会战,两军参战总兵力达28万余人,战线长达200余公里,以日军溃败告终。

“壮哉,英雄山!”怀化市军史专家梁厚高寻访湘西会战旧址时感慨,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,激浦县境内的鹰形山战斗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

他说:“龙潭战役是湘西会战的关键一战,对鹰形山的争夺又是龙潭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之一。”

据记载,一路日军向溆浦龙潭地区发起进攻,并攻占了前哨阵地鹰形山。为了收复这一战略支点,130多名中国官兵在两位农民的向导下,从山路逼近日军阵地,与日军展开一场生死搏杀。久攻不克,弹药消耗殆尽之际,当地群众用骡马及时驮来弹药。得到补给的中国军队再次发起冲锋,一举收复阵地,而120多名官兵也长眠于此。

硝烟散去,草木繁茂。为了缅怀战士们的英勇无畏,鹰形山被改称为英雄山。“援军到达时,阵地上只剩下7名中国官兵。”梁厚高说,“军民用血肉之躯收复鹰形山,让日军夺取芷江的企图彻底破灭。”

记者在溆浦县走访了解到,当年中共地下党员王勋华组建了青壮年参加的“龙潭农民自卫军”,其中100多人直接参加了与日军在青山界的战斗,200多人提供后勤支援,为抗击日军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湘西会战期间,民众也自发组织游击队等抗日武装,采取伏击战、麻雀战、夜袭战等战法与日军作战。

在受降纪念馆内,美国飞虎队

陈纳德将军亲手绘制的一幅水彩画吸引了许多游客的目光。画面中,手拿步枪的中国士兵在飞虎队员驾驶的战斗机掩护之下冲锋陷阵,旁边标注有中英双语“并肩前进”。在湘西会战中,驻芷江的中美空军出动飞机2500多架次,歼敌数千人。“这是一次空地协同作战的成功典范,猛烈的轰炸给日军以毁灭性打击,迟滞了日军的攻势。”馆长吴建宏说。

1945年8月21日,侵华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在芷江向中国军民投降,并献交了在华兵力部署概要图,在记载着日军投降详细规定的备忘录上签字。历史在芷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

8月的芷江天高云淡,奔腾的澧水泛着银光,始建于明朝的龙潭风雨桥静卧河上。小城的人们在桥上摇扇纳凉,十分惬意,摆摊的吆喝声此起彼伏。“湘西会战时,这座桥作为交通要道,被日军轰炸过很多次都没有被破坏。”芷江侗族自治县和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吴和平说,“它历经洪水、战火侵袭考验,就像我们的民族,虽备受磨难却依旧傲然屹立。”

(新华社长沙8月18日电 记者程济安 姚羽)

## 爱国将领柳树人:血洒他乡护国门

一张照片成了他留给家人最后的纪念。

1942年3月初,作为远征军的先头部队,200师开进缅甸南部小城同古,接替原驻防英军防务。同古距仰光260公里,扼公路、铁路和水路要冲,城北还有一座军用机场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,是一处军事要地。

到达同古不久,200师就接到英军一支被日军围困的装甲部队的救援请求。柳树人率队轻装出击,一举击溃日军,成功为英军解围,这也打贏了中国军队入缅第一战。

在随后打响的同古保卫战中,200师历经12天苦战,以牺牲800人的代价,打退了日军20多次冲锋,歼敌4000余人,俘敌400多人,打出了国威。

此后,200师又经历了收复棠吉之战,虽取得胜利,但因盟军协作不当,支援不力,整体战事不利而不得不撤回回国。1942年5月18日,200师行至朗科地区时,遭遇日军埋伏,柳树人不幸牺牲,年仅37岁。

抗战结束后,柳树人被南京国民政府追授陆军少将军衔。2015年,民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,柳树人位列其中。

在贵州省档案馆,“抗日战争中的贵州”主题展常年对外开放,柳树人等抗日将领的英勇事迹被一一呈现。贵州省档案馆二级巡视员韩爱说,通过了解英烈们的事迹,能够让后人铭记历史,知晓和平的来之不易。

安顺一中也将柳树人和其他先烈的事迹整合起来,编写了一本校本教材,开设了校本课程。副校长程堃告诉记者,每年艺术节期间,该校还会号召学生通过诗歌、散文、戏剧或舞蹈等形式,展现英雄人物的故事,以此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。

柳树人的侄孙女柳青说,她每年都会去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,站在那里,能够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强烈共振,也更能认识到和平的来之不易。

(新华社贵阳8月18日电 记者郑明鸿)

## 台格斗村:青山深处的热血堡垒

●本报记者 李娟

在和林格勒县的群山之间,台格斗村静静屹立。这里沟壑纵横,埋藏着烽火岁月的记忆;这里民风淳朴,延续着军民鱼水的深情。如今,当我们踏足这片红色土地,耳畔仿佛仍能听见当年的枪声与呐喊,眼前依稀可见先烈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身影。“铭记历史、缅怀先烈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,而是台格斗村用无数英雄事迹书写的生动注脚。

台格斗行政村北望平川、西临要道,东依蛮汉山,30平方公里的辖地内,台格斗、胶泥沟、九棋牛沟3个自然村如同3颗明珠,镶嵌在险峻的山势间。“进可攻、退可守”的地理优势,让这里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敌后斗争的重要战场。

在台格斗村的红色史册上,一个名字闪耀着不朽的光芒。

他们中有运筹帷幄的指挥员,有深入虎穴的侦察兵,更有挺身而出、以不同方式书写着“英雄”二字的千钧重量。“军队打胜仗,人民是靠山。”在台格斗的红色记忆里,军民同心的故事比山还重、比水还长。这里的群众不是战争的旁观者,而是革命的参与者,他们用粮食、汗水、生命,为队伍筑起最坚固的后盾。

如今的台格斗村,红色地道、党建广场等红色景点静静矗立,成为人们缅怀先烈、接受教育的场所。村里的老人给孩子们讲述崔占彪智擒特务的故事、付克义常带着石头“壮胆”;夜间行军全靠星光指引方向,脚底板磨出的血泡破了又结,结了再破。

边。齐福海是土生土长的台格斗村村民,他从小听着红色故事长大,记忆中一个个保护群众的身影依旧清晰。一谈起往事,老人更难掩激动,对革命英雄的敬佩和怀念之情溢于言表,也感染了每一个聆听者。就这样,革命老区台格斗村革命先烈与当地百姓的温暖故事代代流传,革命精神久久传承。

站在台格斗村的山岗上,远眺平川沃野,近看村落新颜。烽火岁月虽已远去,但先烈们用热血铸就的爱国精神、奋斗精神、团结精神,早已成为这片土地最宝贵的财富。铭记历史,是为了不让英雄的牺牲被遗忘;缅怀先烈,是为了将他们的精神化作前行的力量。红色台格斗的故事,永远在传承的路上。

## 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旧址纪念馆:暗夜星火 永恒记忆

●本报记者 马妍

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旧址纪念馆(以下简称纪念馆)坐落于玉泉区玉泉二巷1号,占地0.24公顷。历经岁月沉淀,这座古建筑被赋予厚重红色意义——2006年获评内蒙古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2015年成为自治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2020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、遗迹名录,成为铭记历史、传承精神的重要载体。

回溯历史,1937年7月7日“七七事变”后,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。同年10月10日,日军沿绥远路进攻绥远省,在凉城遭遇守军阻击。激战4个昼夜后,因敌强我弱,守军为保护绥远古城与群众安全退守包头,10月14日归绥沦陷。此后,日军推行“奴化教育”,强制民众学日语、更改学校名称,还建立“厚和”日本陆军特务机关,勾结宪兵队、伪警察队编织特务网,镇压反抗、欺压百姓,归绥沦为法西斯统治下的“人间地狱”。

正是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中,

1939年初,共产党员刘洪雄、郝登鸿、宁德清秘密组织地下抗日工作,成立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。

为配合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,救国会成员在归绥多地建立联络点:梁山街巴盟师范学校(今梁山街小学原址)是学生会员活动主阵地;三官庙街九号“新兴永”杂货铺由救国会筹款开设,供领导人开会议事;南柴火市街口焙子铺掩护魏铭等领导活动;大召东仓郭久成戒烟所,因道士郭久成同情抗日,成为重要据点;南柴火市小学教师梁福润与妻子贾雪卿的家,是秘密印刷所,翻印文件、刻印宣传品;刘洪雄姐夫辛宽的家,是领导人接头点;大学毕业魏达贤的新华毛织厂及住所,捐资支援救亡;刘洪雄弟弟刘璧的家,承担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联络;旗下营车站北巧梁铺村老家乡,备马供彭光华等同志进山……这些隐藏在街巷村落的联络点,如暗夜星火,在敌人眼皮底下传递情报、筹集物资、购置

军火,输送进步青年赴延安,为革命事业立下汗马功劳。

如今走进纪念馆,“抗日救亡全面抗战”“坚持抗日地下斗争”“铮铮铁骨碧血丹心”“正义审判告慰英烈”4个单元,系统还原了这段抗战史。馆内综合运用雕塑、场景复原、液晶电视、触摸一体机、投影、幻影成像等展陈手段,让历史场景直观呈现。二楼的大型沙盘上,“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联络图”清晰可见,红色五角星与标序红点标记着当年的联络点,无声诉说着斗争的艰巨与智慧。

据纪念馆讲解员谢盼盼介绍,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纪念馆始终发挥红色教育功能。2025年1至5月,纪念馆已接待游客35342人次,其中未成年人9176人次;同期举办教育活动76场次,累计参与1807人次,未成年人372人次。越来越多参观者走进这里,在实物、影像与讲解中回望峥嵘岁月,感悟伟大抗战精神,让红色基因在新时期持续传承。

## 赵遂更:子弹刻肩 家国印心

●本报记者 若谷

在呼和浩特市的一处家属院里,记者见到了102岁的抗战老兵赵遂更。老人安坐于藤椅上,阳光透过窗棂,温柔地落在他布满岁月沟壑的脸上。他缓缓抬手,指向肩膀上一道浅浅的凹陷——那是70多年前,一颗子弹穿透身体留下的永恒印记。这位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烽火的老兵,用一生的足迹,在历史长卷中刻下了一部鲜活的革命史诗。

1923年10月,赵遂更出生在河南泌阳县一个贫苦家庭,自幼成为孤儿的他,在战火中尝尽了流离之苦。1945年2月,新四军部队路过他的家乡,22岁的他揣着一块干粮就跟上了队伍。“那时候就一个念头:打跑日本人,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。”赵遂更虽听力减退,但提起参军之初,声音却格外清晰。

在新四军,赵遂更成为李先念麾下的一名战士。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一次在河南桐柏山区参加的抗日战役。“在大别山的山沟里,白天躲在树林里,晚上摸黑行军。”一次战斗中,日军的三八大盖子弹穿透了他的肩膀,“当时顾不上疼,爬起来还能往前冲。”而

他右胳膊的刺刀伤,则是与日军白刃战时留下的——这些伤痕,成了他青春岁月最硬核的勋章。

抗战硝烟未散,赵遂更又随部队投身到解放战争。1945年10月,中原军区成立。军区组建前后,部队发起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,歼敌七千余人。此役成为赵遂更最难忘的经历:“山里头冷,雪没到膝盖,我们就啃冻硬的馍,喝雪水解渴。”他回忆道,那时弹药奇缺,子弹袋里常塞着石头“壮胆”;夜间行军全靠星光指引方向,脚底板磨出的血泡破了又结,结了再破。

1950年,抗美援朝战争爆发。彼时已是高炮部队一员的赵遂更,干脆就跟上了队伍。“那时候就一个念头:打跑日本人,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。”赵遂更虽听力减退,但提起参军之初,声音却格外清晰。

在新四军,赵遂更成为李先念麾下的一名战士。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一次在河南桐柏山区参加的抗日战役。“在大别山的山沟里,白天躲在树林里,晚上摸黑行军。”一次战斗中,日军的三八大盖子弹穿透了他的肩膀,“当时顾不上疼,爬起来还能往前冲。”而

份,不变的是责任。”赵遂更的儿子赵永胜说,父亲总把自己比作“革命的一块砖,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”。

在内蒙古物资系统工作期间,赵遂更从主任到木材公司经理,再到中国木材公司呼和浩特转运站书记、站长,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严谨与拼劲。“他总说‘干工作不能糊弄’,晚上我们都睡了,他还在单位核对单据。”赵永胜记得,母亲总带着孩子们等父亲回家吃饭,常常等到深夜。即便离休后,他仍保持着凌晨起床、整理资料的习惯。

这份对工作的执着,也延伸到对家人的教育中。“他对我们要求严,哥哥不到16岁就被送去当兵了,还常说‘好日子是干出来的,不是等来的。’”赵永胜说,父亲从不用“大道理”说教,但“踏实做事、老实做人”的家训,早已刻进了子女的骨子里。

“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。”采访结束时,赵遂更对年轻一代提出殷切期望。他最想对年轻人说的是:“年轻人要跟着党走,有上进心。只有这样,我们的国家才能越来越强大。”

## 巧尔齐召:废墟中重生的红色丰碑

●本报记者 安娜

刻细致入微,后来辉煌逐渐褪去,只剩眼前的荒芜。“这片废墟到底藏着怎样的历史?”这个疑问在尤佳庆心中生根发芽。此后的日子里,他开始走访附近居住的老人,并与在学校工作多年的教师交流。从老人们的口中,他拼凑出了巧尔齐召的过往:这里最早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,但后来,前殿等大部分建筑在1960年前后被毁,周边逐渐建起民宅,宽阔马路变成了狭窄胡同,曾经的召庙只剩下了藏经阁这座小楼,成为和巧尔齐召相关的唯一遗存。

随着了解的深入,尤佳庆意识到这片废墟背后的历史价值。他查阅大量资料,发现这里与内蒙古的革命历史紧密相连。1925年,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开展革命工作,中共绥远工委机关就设在巧尔齐召,吉雅泰任工委书记。这里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讲坛和革命活动的据点,乌兰夫、多松年等革命先辈都曾在此工作,领导着多地的党组织,在内蒙古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为了让这段尘封的

色历史重现光芒,尤佳庆撰写材料,阐述巧尔齐召的历史意义和保护价值,同时,通过学校逐级汇报,推动了对巧尔齐召的保护。

如今,经过重新修缮布展的巧尔齐召焕然一新。展馆内,珍贵的老照片、老地图等文物资料,按照时间脉络和思想萌芽布展,从“北平求学”到设立工委,将那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一一重现。巧尔齐召也承担起了重要的教育使命,成为传承红色基因、重温党的历史和缅怀英烈的重要场所。自治区、呼和浩特市两级少工委在此组织开展各类党史学习教育,玉泉区少儿剧社通过情景剧再现当年革命场景,少先队员们通过绘制画卷、填写心愿卡等形式,传承先烈精神。

巧尔齐召的蜕变不仅是建筑的修复,更是历史记忆的唤醒。它印证了内蒙古地区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历程,也昭示着红色基因传承的当代价值。这座“废墟中重生的丰碑”正以无声的语言,诉说着信仰与坚守的力量,让历史在现实中继续闪耀光芒。